



皇甫持正文集目錄

卷第一

雜著

東還賦

傷獨孤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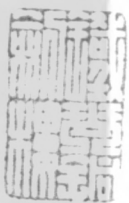
醉賦

明分

公是

諭業

屈世



春心

壽顏子辯

悲汝南子桑

卷第二

論序

夷齊清和論

編年紀傳論

東晉元魏正閏論

荀孟子荀子言性論

送丘儒序

送簡師序

送孫生序

送王膠序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卷第三

策

制策一道

卷第四

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論進奉書

荅李生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荅劉敦質書

卷第五

記

朝陽樓記

枝江縣南亭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卷第六

雜著

韓文公神道碑

韓文公墓誌銘 并序

廬陵香城寺碣

護國寺威師碣

祭柳子厚文

恨石銘

讓風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雜著

東還賦



歸去來兮將息我以勸遊日月出入如忽然兮何東西南
 北之悠悠淹躔楚以轢宋幾途梁而軌周旋巴鄧兮結鞅
 事嶠函兮相輶子褫子魄於波瀾委予迹於陵丘來默默兮
 無定往區區兮曷求朝吾既去夫帝鄉越蒿華而並河經
 淮水兮陵大江抵揚州之寄家亘年歲以不居謂須臾息
 足以逢蓬蝸曾不得暖床之席扁舟渺兮前程途時浩汗兮月
 透迤陟火嶺之峩峩既脫身于水嶮聊憇憇弄兮雲波彼兮夷

憇一作憇

過一作遇

越之都府於滄瀛之曲阿將窮耳目兮又沂東南眇千里
兮烟霞闔禺會衝諸海親日飛虫伏蠱鑠肉消骨溽蒸湫
閉浸淫歐鬱城薄冷兮雲生山逼炎兮火出戾止逾月館
城之東垣坑肩及庭無膝容屋下羅星戶內冷風淖泥於
飲虺毒陰攻池淹於澤水貴於玉療渴者眈肩趨庭者踵
足眠發夕兮反覆坐終日兮拳局念假宿之若狂嗟爾居
人兮誰寘于毒駕言出遊期於少蘇烏夷犬戎咽水囂衝
狀貌羣分頭角萬殊渠股反舌虫聲鬼軀面淥眼青眈眈
遠紆見人驚異直燥不起忽如呵鬪側言真喜腥臊濁澤
吹鄠襲里躬顛僕眩屹然雙止入室何處出門何從冠帶

眩一作眈眈

茸一作草

不售言詞不通草果卒歲輕葛禦冬朝避天火夕逃海風
如何君子棲遲斯邦喟舒息兮無所嬖鬱咽兮誰與安讀
書之下幃兮樂儒行之環堵苟吾道之無爽又何陋於斯
土顧言行之有常雖蠻夷兮可處燕市屠狗趙人博徒絕
聖弃智忘貧化鹿望見相識聞聲來趨時與進隨聊寬須
臾雲盡盡兮雨紛紛夜明月而不見人情眷戀於江介夢
綢繆于渭濱公孫遊兮蓮勺尼父聘兮蔡陳一斯民盍歸
來兮無苦自眼恨

傷獨孤賦

傷獨孤者傷君子也蓋傷君子有道而無命也河南獨孤

困身于王者一國窮兮聖人思九州之博大胡自陷于

申步勝冠舉進士博學宏辭登科典校祕書不幸短命無
後其人也君子也天厚之才而嗇之年又亡其家傷哉余
獲知于君也久而切磨漸之益焉不幸論喪所知追想其
人作賦傷之也

惜逝者之日遠兮心隱憫而內傷顧來者之不可與期兮
云誰嗣子之芬芳思夫君之好修兮企千載之相望紆文
章於六經兮儒林為之有光何事業之始酣而志力之方
剛宜盛德之日新俾滋大而熾昌飛霜肅其早零兮意慘
慘而不長俄消鑠以委絕兮還四氣之無當謂明神正直
兮始吾以信然天賞喜而聽卑兮吾乃今知其過之必夷

夷而長久兮蹇煩冤而歷茲斯思美人兮下泉雖為芳蘭兮
誰與佩之追往日之歌懽兮曾宿息而不離我不見其幾
何兮殄七日而及斯涕浪浪以相接兮痛湛湛而不移謂
陽光而烜燎兮遽覆爾其焉之忽左右之歆歆兮若感慟
兮虛儀懷玉音之清冷兮侶屬耳而依依嗟春想之若存
兮竟天地而長辭願一撫而無孤存更出涕而淋浪聞古人
所孜孜兮貴身沒而名有顏存冉不登下壽兮門無百里而愈
尊齊梁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兮人不得而稱之嗚呼自
古而固然兮何歎乎今人

醉賦

靈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縉紳處士予嘗為沈酒所惱因作
醉賦寄任山尹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

沈酒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憶墮於境煙六府漫漫

四支綿綿追隨真淳陶和渾鮮遺天地之濶大失膏火之

燒煎寂寂邈邈歸根復朴扃若死灰行猶飄殼車屢墜墮兮

無傷鎮濡首屢兮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冥合文子之淳味反

騷人之獨醒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霆寓四體之合真

歸一元而大寧麴蘖既散竹桂滋已百慮森傷復七情紛始

風飄火藝務夸跣跂嗟海鳥之聚還顧息眉兮未幾蘇門

子聞而笑之曰言於道其獨醢鷄歟彼至仁者之於天地

根性命於虛無拂披聚散脫遺寰區形猶大象心冥太初

故大天道不失而至道可居也今乃假荒惑之物沈耳目之

機其解須臾憂恙繁滋中心不可捐外患生於時為疹為

毒為狂為醜負責人道陰陽戾遣遠東乎東平巫醫毆乎有司辱

身滅名痿肺淫支狼狽顛蹶為人大嗤不得盡年玉色先

衰曾不知都無醉時使人困苦兮如茲

明分

天下之是非繁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息定於所為孰謂

人君子小人是也孰為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

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

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賢言己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訾其譽人為比周言己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顧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公是

湜次揚州其地面大江而負山往時城郭牽於形勢以是

一州南其東向府縣室閭涂井凡居處舉即其向狃於常不知向非也州有浮屠初其為表景以端之地以縣之於一祠猶約南北甚正而屋之中人為偏焉予常途往車者凝視自淮而南咸以不正白之於眾不知甚正也祠之斷事者將墮其志反其面焉余知其始為止之曰反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謂此疑也夫不唯倒之而又毀而因之甚矣周之道衰嘉瑞不至凡有於山澤者皆鷓鴣梟麋鹿也彼麟獨生之故不祥必遭仲尼然後知其麟也昔周之季也王者不作凡在天下者皆曲私幽嶮也彼少正卯生之故反為聞人必遭仲尼然後知少正卯罪也向微仲尼則麟

怪而少正卯聞人乎今無異詞矣今是州與祠其顛倒有似焉則知真者寡而枉者多奪寡宜矣以枉者定之直者枉之亦宜矣必有遇而後公是焉噫無其遇者亦交衆矣余不知也不果

論業

逍遙遊日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遠則積彌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明其義符也故疆於內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不堅功不什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猿貫蝨徹飲羽必非

一歲之挾決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容易之搏拊淺闢庸種無嘉苗類約踈織無良帛夫欲利則獲不若優其為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營其為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越起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彼則中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履履於文史之圃道寢而後進業成而後索索以其勞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齋於家求售者聲聞而銜買致賤者深匱而俟價求聘者自容於靚粧取賄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慮綸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憲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陳安得不振橫行之

略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語變體無常軌
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譚其理覈其微賦物而
窮其致訶詠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
長不失其要此大畧也夫比文流其來向矣自六經子史
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弊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
燕公已降試為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梗木神枝幹締構大厦
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
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鼓鼓笙簧鈔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
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字甲延亘平野如
雲如風有羆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

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資
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輦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
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
漢長松怪石傾倒豁壑然而畧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岷
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
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橫
厰廊廡廩廡戶牖悉周同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
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汗汗流不滯然而
施於灌漑溉或爽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鳴華亭曉
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諮諫議

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兮揚蕤蕤雖迅舉
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它握珠璣奮組綉者不可一二而
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子宰或受命於神攻功或鳳翥詞
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
硯之麟鳳今皆游詠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一揖之舊
也而驟以諭敦業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絕意隨計
解裝退脩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難後獲之通理將為
勇退真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欺余亦貴子之
不忽因源流導遵業而列諭焉

出屈世

當生為大丈夫斷羈羅出泥塗四散號如倣擾無隅埋之
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八區經泰山絕大海
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括天之門直指帝所居群
仙來迎塞天衝衢鳳凰鸞鳥集金輿音聲嘈嘈滿太虛旨飲食
兮照庖厨食之不飫飲不盡使人不陋復不愚旦旦狎玉侍
皇夜夜御天妹當御者幾人千百為翻宛宛舒舒忽不息自
知支消體化膏露明湛湛無色苜蓿濡俄而散漫斐然虛
無翕然復搏搏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支為
琅玕五藏為璫璣顏如芙蓉頂為醍醐與天地相終始浩
漫為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

春心

恨不樂兮何鄉江之上兮山之陽日遲遲兮正春草茸茸
兮既長見美人兮未可以求蹇愁予兮此時出郊垌兮遙
望綠千里兮滿芳菲山縈鬱以四周溪潺湲兮數支花思
林兮苔媚石水光搖廣兮烟染衣鳥嚶嚶兮聲急曷孤遊
兮不歸顧馳逐而紛煩非余心之所希欲淹留以愉衍非
余心之所境直目兮思薰傷心兮感滋折桃李兮有贈意
不遂兮天之涯受韶妍之悅懌懼日夕之差池春兮曷來
之遲而去速使余急急以傷悲

壽顏子辯

土與水火風為千品萬殊大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
於土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養者
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鷄之與應龍雖殊大小必質
四者其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四四不動焉四四者
能質不能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舉為其屬不合于是為知
若草若木若金若石為其屬不合最為靈者人_{之中知為心}人之知為
神人之生者質於世土風水火而心主焉其于死也氣旋
于虛而反於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之化也謂知交
從而亡豈不愚甚矣_{哉彼}所以知者虛而靈虛而靈其不可
無為也如其質也游冥而化遷者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

質固死而已矣若心之知則未知其死而人見其亦

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為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合乎是為知

抑四者能為質不能為知者也

無

為也較然矣

撓而濁者不存存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眊與愚受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窒其誘是以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兮太虛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順而安則必始終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兮太虛之中轉而合于有則為禽為獸其——於人也為愚為凡於草木者無所不為矣雖言安欲少得乎理推是言則彭祖為天與顏子為壽跖為殺比干為終

悲汝南子桑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及宋閏月丁亥而死夫大寒大雪火不星前續不銖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黎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存其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之為文悲之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跖死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何蓋問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遠鬼神之神形幽敢問何誣哉故招曰來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理塗精者常不足鹿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子乃感

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復子何聖者十年而愚者其
如麻鳳凰不下而滿鷄鶩家家何草本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龍
盡水而蝦非精者理少而塵者理多蘭姜何先老施者何難
玉何為而脆石何故而頑衣冠何感戎狄何蕃何麟而怪
何鶴而軒彼父邪母邪天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人事皆然推于物亦然為自然巫咸畢歌已而去之曰
人亦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一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二

論序

夷惠清和論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乃至
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
羞汚君不辭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和若
校之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與止則止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是天下之是
非天下之非出攣居之域域不敢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若
龍動之謂之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
安肯立惡人之朝出而不羞恥武王之粟餓而之死故曰

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若即而評處在於清和，互有短長，請列而辯之。彼伯夷者，揭標表不滅，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所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未暇，亦將有妨，正也若柳下惠，尊己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唯吾道是存，薰蕕雖同，河濟不雜，此其所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食水不仁之粟，垂傲物之迹，迎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人，用於與奪，為功雖均，然清之流，矯於前而繳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眾人之難為者也。和之迹疑

於往而敝於今，使夫偷苟之輩，有客貪利之徒，得語且眾，人之所易為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節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辯，以矯俗為心，不得已願附清者，

編年紀傳論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跡得良史之體，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

所字下
一以字

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就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紀年編事東於次第率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脩書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為尚書左傳之外

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草革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叙述表裡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擢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盖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脩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

倘捨源而事流棄意而懲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
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
何如哉

東晉元魏正閏論^帝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
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
桀放於湯紂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
成者也漢草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
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
其正及以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

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
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
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
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
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徃之著書著有帝元今之謂錄者
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
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他哉
祀用夷禮祀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
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施地也晉之
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

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鷄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蠻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閔於此，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荀子言性論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狗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折，不埒，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

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之說行
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哉
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
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
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
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
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知_之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
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
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

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
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
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
尤乎

送丘儒序

赴舉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_之予謹自露願以是非
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文如清廟之樂觀矣其刻
意厲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游踰年闢
其藝於洛下吾遠來遊洛下諭之曰子知市乎懷其玉以
知名都之肆未有而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墅_之未有不盜

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

而困矣子將安賈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移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為黑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何也矣以生而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具貝玉至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興於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以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數彛倫者也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

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德徒謹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而不得侶師以馳

送孫生序

浮屠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野益荒人益飢教益頽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於厚夜聰總然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委被痛入肝血血乃忘力之不足以死為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道除古刑一如言也女能移高山一

翁願也彼髡褐雖醫地其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值生盡其說以為擊摯而見余余既悲而異之乃約其言

送王膠序

始湜於江陵望見王膠而異之知其為膠又悅其膠名之不凡然未之諭不忍而問諸膠乃稱曰膠之為言猶牢固也膠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為回其始之交以利遷將固吾初心與吾交勿以利遷將固吾心與吾交猶懼醉睡病昏之時忽然而忘之故以交膠自名欲吾造次顛沛起居意間念記吾心守與友也膠以進後士舉進士尤輕其流懼混然與之化懼書紳銘座之怠疎故以膠自名其始望見

膠而異之又悅其名而為之膠又悅其言誠其意身又悅其與吾業同遂大悅之徵其文章乃出累百篇其歌詩高處用古人其錄述詞壯而有奇然後吾與膠見其才之全其為人之誠也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將薦膠而未具於西行叙以先之

唐故著作佐郎顧况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鉤錦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照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徃徃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

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眾所排，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此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九十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驚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子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易誥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三

策

制策一道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資、御大寧之時、猶懼
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
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
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文經武、以大其業、
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
所至也、志子大夫何以臣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理者
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

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
進莫不欲近莊仕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
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鑿豈無
根源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霈濡必同條瑕穢以
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
儒風留廢職以振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于
治平而政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難食學者
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化于庶工乏木之歎未輟于終
食蠹于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于政者無不行而政
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

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
有恒數今彊殄相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畏編戶本於
交易焉富以卑貧將欲因脩循豈損多而益少酌于中道其
術如何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
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偏知不必文采而輕重
而事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濁
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人衆
性徵於前訓而有據漢于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并以稱朕
意

臣對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

云至矣。然臣未知將為虛策乎？將以求實效乎？以為虛之策，則後之緒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徵賢方正，極言直諫之士，親理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聘問先之，以禮貌接之，以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盡其懷，況之坐乎階庭，試以文宇，拳曲俯俛，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雖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說，又鬱而不得發，疆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得通矣。陛下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

之乎？採而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此，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倘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異日之問，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幸甚。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唯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驚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息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至。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切至也。臣聞堯舜有天下為己憂，而未以位為樂也。臣又聞百

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先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
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
微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正順陰
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
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致明則化必行此
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傳儒斥魏晉已
降衰末之法稽周漢以前盛明之禮斯考古會稽之方也
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纖佞進周行之骨鯁
斯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
枝斯負之斷未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唯正之

法錢抄
祀為後

供必有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偽居常足以
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口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
史書其學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
濟多士為之股肱赴之武夫為之爪牙茲以永有天下也
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奉朝
請以進而律且有議反乘輿之誅未知為陛下出納喉舌
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侍從居從游豫論
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何
疾如之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夫裔夷虧殘之微偏陰
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

外當耳目之任乎此狀夫義士所以寒心消志活憤而不
能已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
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相與論義理有位於朝者咸
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
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
則理不足乎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
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得
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
彰明矣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
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

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為
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鑿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詔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
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致正軌度其信恕已及物自成而
明此其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以還則異乎此
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恕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
雖勵其意而事實不符此其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
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
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
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聲所以巧諛常進

也欲近莊士而拂口之慮所以忠直常疎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謬盭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霈必同條瑕穢以導人心省繇從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綱維備眾官以序賢進後庶繼先志臻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承紀於庶工乏才之難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去而法未脩明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

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條瑕穢而改行未聞正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在明賞罰不在條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矣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起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舜之所以利天下也夫賞罰者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于溢私州郡徧于興臺將帥之臣借緋紱於使令定官負而奏請名器輕于土芥操柄擅于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

決于朝者未聞有一屈人而訴于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
臯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則
專殺為常臆斷則自生愚意且欲人知所避而能自達不
其難乎况乎賦役之不怕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
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
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姦貸法而已又何為也伏
惟陛下懼用賞賞罰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
當罰則天下之罰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
散其廉耻自生如是則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
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亦惠未徧而有司長吏

或壅而未盡承故也若陛下嘉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
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
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馱肥工執輕
而抑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頓悴終歲
矻矻殞刑于死而為農者亦愚亦少矣况乎兩稅不均失變
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均工商老
釋之勞逸輕田野布帛之征稅蠲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
則耕者如雲積者若山矣臣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珍奇
之貨斥雕琢之徭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
不亂而救不煩則釋老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蕙蕙然

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厚人之屈而不可蠲復者豈非以
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去中憂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就
其功則莫若減練之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已
恬眾以固權位行賄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
豈服教訓以時服習其事乎今若將特加申令使之教閱簡
拳勇秀出奮文才材去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事士可省其五
矣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若州虛張名藉妄求供
億盡沒其給以豐其糗私今若核其名實亂以文法則五分
又省其二矣夫眾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強兵一則
寡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乎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

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徭蕩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
撫不四三年而家給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
升平矣尚何虞不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肉字以振儒風而微
言猶鬱者蓋其所由于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誦讀而不由
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
維綱而立事之績未記於庶工者實有司之罪也彈今職備
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臣備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
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偷合苟容持祿養交為親戚
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為務共理一
之使專以附上剥下為功習而為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

角者悔悟旋立及和光而屈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
明如此之切至將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為畫一之法使居
是官理是人奉是法者必有名績明然後許遷擇推考巧功之殿
最為敢阿比而于刑司則能者月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
立事之績將褒揚紀述之不暇矣陛下備眾官以序賢俊
而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由在上者迂之太極五在下者刻
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有五猶以為多曲輸直
桶各適于用今則不然舉于禮部則曰幽昧者凡陋而不
可採選于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
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為因依

微賤之人則以為幽險上承求之愈切下損之彌細夫士
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鬱爵抑
在下一朝聞將相之職關卿大夫之官不得則曰岳不降神
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起拜或再歲四遷以是為通
當然耳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
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
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是用乎足蓋從來已久
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勅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可知
禮部于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位
遇以非常恩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罰以懲踰濫以周則之

而政未接下頁
光大者三字
綜字以下當在
末頁才非錯下

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嘆，何有于聖朝哉？陛下謂
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
綜而徧知，不以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賀考為程
準，而更有條貫，過變矯枉，渴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字
記讀為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字而進者，枉
枉犯姦，賍為裊鏡，以成其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所在
游寄，莫知從來，伏惟勅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
者則令著籍，致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志，
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養長子，
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大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弱其壯老，發言

舉能而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若資考之根限，
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舊貫賢能之士，則行臣嚮
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莫賞必有罰焉，可也。制策曰：何
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眾性徵於前
訓而有據，誤於當代而易，逆勿猥勿，并稱朕意者，臣聞
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為，無羞月令，則六氣以
序，百祥以來而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
務，獲胎毀卵，傷仁撓和，而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
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無為矣。伏惟陛下
動遵月令，前訓可據之文，化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

施之而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令節文周備纖悉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勤奉職又何為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以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乎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有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蒙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奪其富而卑貧將欲

錢抄無有字

因備循豈損多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不脩也而天下之大理矣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冤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致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而事為乎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人苟失職徒以易其制更其業擾人怨而已耳制策曰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不已報之而不恒則帝皇之美慙於今

以字錢抄無

之矣二字錢抄無

執

日矣臣謹對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三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四

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力身苦心矻矻皇皇違違出其家辭其親
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二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
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祿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
術焉樂育才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聖如仲尼窮死而道
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
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於湏若此之急而相
得若此之難者何也盖以在位者其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

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力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抱特行者渾衆人抱音才者乏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劬之才居周劬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沉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于旌門之前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亦無外示今國朝既有公府又無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程度莫知紀極恣橫徵法因緣賊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

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
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
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役嗣平中之
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擁山澤
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
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闕耶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
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
糝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
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米一皆罷之此實白
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
沒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
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伐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
以給其費以供其湏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
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神於用矣

荅李生第一書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
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
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
於常則怪矣詞意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
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

得不炫於丸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雪雷雷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當以出技技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耻之不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

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急急於立法寧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于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乃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于以正也。謂之奇。

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也。言也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負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猶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耳。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屹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

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雲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員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柳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生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正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為說。似商量之辭。當與制度之方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院藉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規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澁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耶有復不能盡。不宣。澁再拜。

第三書

湜白時論所以難在詢論其本而善守之使千流萬轉不遷

於未則蕩而失其憤憤既無睹憤置置相訾何以得哉始與生

憤錢抄
款為憤

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及參正流

焉譬與生說先牛馬以說駱駝而非云也生以無傷於正

猶易之凡言无咎本家皆有咎此未了也易之无咎不一本

有由慎故免亦曰咎自己招不可咎人交曰并生以凡自目

之當是讀書未熟自僕之無傷也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

常故當爾也所以千年聖而愚此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

常者昏皆為妖忘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盖非常謂之妖可

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縣牛溲馬勃地所常有是尚乎

生何室生以松栢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凡比必於其

倫松栢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

章比也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

玄黃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為爾請考之

於實生為易矣試為僕作難作難者視如何相如楊雄也

恐生乃不能非不為也楚詞史記大立生之不朽也豈為資笑

謔乎哉如鳥雀鳴啁啾聲斷便己人如不聞爾何足貴也所

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之大

抵奇也易處幾稀矣孟子常引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豈周遂不遺一民哉僕之言猶是生云知難而退為謙是知不可取然後止非可取而不取者菽麥等異生而師惑之何哉生之師且惑菽麥生卷中文能囊括天地耶此不遜悌之言吾不信也詩載臣之譏君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目此過於以時奉譏也詩人尚不聞罪生何諱之深乎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生捧書相干宜有荅也又再三瀆讀不告也韓退之復張籍書曰頽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所得矣生取之而已

荅劉敦質書

湜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顛蹶二年以不試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且夫以方輪鹿軸而求疾驅迅馳抵是見其坎軻杭杭輓款而來不安未見其能取一也退則惟其初未通人事謂人之得失或為在己始求賓興眼中始無人而心曠然謂其天下公議可抵而掇也律身以古人而不知時凡所出行動與今戾其所聞見可揭而行也是以矜勢自取窮辱不能展轉其心乃于再三夫如是可怨天邪尤天邪罪時邪縱橫邪反覆邪無所歸適乃愔然復故即日裝貧策羸而歸將復愚見息鈍噙于數晦永無夸父之望出潼關歷峽游洛順河而東一路逢識

友為道所歸者其踈者口餘親者面余咸以為年未勝冠
常當役力於名達銳心於取進而遽以行止為論是為佻薄
為太早計謀進而黜退而不能以為年之少得失未可知
不可當遽歸何言止邪則顏子當奔驅進取不宜遽安一
室閑而樂也然而顏子安之者時也以為老而將志然必
當止邪則太公當幽潛伏死不宜復出磻溪而于文王也
然而太公于文王者時也夫行止何惑哉不先時而已矣
又有以榮為諭者是又不然以所聞所得之道在於我者
也故不由其道矣雖富而貴為辱滋甚顧吾道何如哉必
富貴然後榮是秦齊梁楚之君當與大舜侔雖參不得為

孝猗頓動天地矣且今之取進者曲拳折人非以為屈疾趨
卑拜非以為冲妄歸聽以拘錄細計騁門室之辯鉤色適
之欲以入其身必見以為恭低顏以為惡志且悅其所為
客容馬必以在乎群萃默其口而止蓬其外而起理吾盡知
之矣然而未言道吾盡知之矣然而未行必不必為粹深
淺慎且不測其所為與焉必下矣與其上援之心與力拔
與雙疊登而取階崇而級厚頤然不知羞偃然而因有之
其所為然也且直已行道之人常其禮貌定其交際身不以
形勢屈口不以觀望柔行持其拂心言苦而倒耳是之則
受非之則辭唯道所存矣夫順人之與拂其人也豈不懸

哉必怒其所為矣在於群萃之秀出心畏所加識之高下
目指所取動而正則枉者嫉為而是則非者形默則相忌
云則不合如是而求志之得道之光德之貴名之白聲之
充難矣固當決鬱而未通密塞而無歸浪滂而不救亦其
所為然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傳曰見險而能止知
矣哉困則知變窮則思反必之後圖余懼其無所為及也
行當持乎于窮澗貫利瀕江穀土綵麻而養逍遙溫鮑期
不失其所以為心而已自外皆休請矣人心為何如也夫
窮與達非期相反皆繫於所遭今達而光吾師禹臯陶窮
而獨善吾師顏子窮哀天下負其道以輟軫諸侯以全仁
義吾師仲尼古聖人迹之得失何得殊未全聞彼秦其心
此改其樂也故士無遇不遇視其時當其道不失其已百
經恠其董生之賢乃賦士不遇司馬遷又從而悲之離騷
之文又大於哀自非近聖人必有編而不起之弊耳比在
城游羣而處其相知心者不一二其餘面而已是以慎慙
而誰說意氣不得泄今又遠去江南若復默口將懼無復
故出興舒疊僂指而質言之不慙亦唯子之故也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五

記

朝陽樓記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
貢朝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
畝莠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唯李君奉韶詔而來一年粗
洽二年稱治三年大成顧郡之城制狹而專門墻枳扁庭
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燁爍清風不下人慢吏
褻無嚴諸侯於是掠傍入利乘可為之時端景相勢凝土
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寢然登閣閱豐崇高朗明融明耽耽盡飾沈

沈生自^白致積陰於多陽散溫沴為祥風公庭若虛炎天若
秋茲焉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客嘉肴旨酒茲宴喜其樂
旄旄朱衡^衡旅楹^衡君子攸寧飛登雲基君子攸躋乃及自^月春
乃擇清辰宴且^豆既陳賓寮有容肅肅累累訖聲以止天地
若開山川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陵蕩遠日於天涯蒙^叢境
於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于華子光^嬰瞑煩之脫于身畢夕
皆下熙然^熙滿足以其直城之東^目因為朝陽詩云鳳皇鳴矣
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十石若東萊潁川是烏咸集茲樓可以
樹脩竹列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
以事高不心望以^遠卑^風達風蒞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并日

月以數嗣而居者致遠請標疇克於將來

枝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群細人
增構之^責賁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
亭以適曠懷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底四望空平青莎
白紗控^作緣崖立芟圓葭誕漫朱華接翠栽綠繁華^葩春燭
決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瀝瀝產鏡嬉碧淨烏白赤^先翅
窺喫^縵霞^穀煙旦夕新鮮吟^淚喉喧啼怨憶青錦令君^騁望
逍遙湖上令君宴喜弦歌未已其民曰列忻遊成群使纓
歎戀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惠眾

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回觀而已乎人知韋若_君是也多惜以赤刀効小割異曰賦政千里總戒疆場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作記刻于茲石以圖永久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錢杓無
吉州二字

在易之友_文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_所典_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

百姓劊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裨顯其政而展其才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剝繁沃_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歛盛糗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耻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

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脩為魁而萃頑者取
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期月而治以俸錢葬祐而思決以
家飲救渴而澤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廢復老
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庭內閑閑似
密與蒲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弋農楊君敬之具為
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鏡廳壁盛之
以觀永久

吉州刺史廳壁記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噐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
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

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
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蒞于吉下
車之初視簿書簿書棼如絲視胥吏胥吏佛如糜召詰其
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茶然而疲公噫昭良久於是
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脩省簡便鍵之以勤強練密凡事
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
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期庶
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與吏施施
今更簷簷公能馭之雄亦為銛跖亦為廉始絀而苦終優
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

遠案猶錢抄
作滿恐非

徭稅先其^具汚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
埋糧嚮閱官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
味公松瑞蓮猗猗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
陞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掾吏將卒趨伏固
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
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
後式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署都其任者子^廳於門西經始之
意眾未喻也前刺史李君為政更年大惠一州記徵始聞

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遣^為步覽庭內顧以茲為不厭憲材鳩
庸即曰即工馮寬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翩然樂遷六
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胥之事於是乎總齊郡官之退
食於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
既荷寵飾^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為記宜異也謂^請提書之元
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荆山之南府壓上游置尹視京河置使視楊益同巴蜀吳
越之治臻自上古為天下敵在今為咽腴^腴之地置荆南之
治否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堅扶之必以枝轂之環運之

必以輪其宜介之庸賢乃使之濩幽光也御史大夫河東裴
公尹正大都節度群州置慎慎東盡敬之誠以序賓客得引
農楊用介首介於其軍膏宣燭明風助震聲蹲蹲貌螭萬
肺如串乃心治新余新爰奠賓客前是相承即據而安以耆容
最以稗憑頭既繆賣既讀瑟縮未帖茲止厥位俾齊厥務於
是用又立廳於此不偏不豐退公食從公或式治于中爰得我
容思者定於永久莫若書壁之自白故用又索我以文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五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六

雜著

韓文公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寓萬於韓遂以
為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
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
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為尚書令實為安定桓孫王公次子鈞襲
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祖孫獻素為唐桂
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為王父生贈尚書左
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

熊然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
學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遊俗遂化服
炳炳烈烈為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
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
實師之擢為御史十九年閔中旱飢人死相枕藉吏刺取
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緡民徭而免田租
之敝專政者惡之行為健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
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
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
使京城觀寺尚書歛手先職先生按大典盡索之以歸

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眾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
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
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侯旦蒞留守尹以聞昔大恐令
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
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
賊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
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
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者省復比部郎中修史在柄
者不喜不卒履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詔與眾意
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澤討元濟

出關趨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偃城郟審賊勢虛實請
節度使裴度曰某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居數日
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為
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
得栢耆先生受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
得棣以降遺遣子入侍還奉朝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
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教授上章極諫貶潮
州刺史大官謫為州縣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以資遷
洞夷究海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
計庸克免之來未相計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史袁州

大錢抄夫

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
人以藝學淺深為顧待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
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辟引虎鬪臙
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正王廷漆層衣冠圖冠元
牛翼元人情望之若大蚺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老本大
既至象召眾賊帥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悅悉其
機情賊眾懼伏賊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
夫之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
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為尹宜令
無參御史不得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史優之禁軍老姦

孰女政以下二十字
錢抄本

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俗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為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為兵部侍郎銓。不續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理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甚縣先叔艾雲，當肅宗代宗時，獨為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齋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史，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

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惇若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記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持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日不對客，閨人或盡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異事。實嗜才技，毫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慙畏，以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可奇卓，望門不敢造，未嘗宿貸，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夫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浮圖，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生墓矣，人悉叙其系華。

可何校作有

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朝封文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宜昌宣惠
遂王秦絕韓祀蟻蟲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王三生其爵
韓世何盛桂胄系雅三祖官下祕書發祥追錫僕射徑熟
道荒物喪其明誰墾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距
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其具芳素芳有覲
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其垂廉陞乃頽郡心孔哀
厥聲赫赫名滿華編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
哀思

韓文公墓誌銘 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白
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
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袒使奉功緒之錄繼計紂以至
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
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定王茂六代孫祖朝
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
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
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曝而萃排之乘危
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
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跋邪舛異以扶孔氏

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然而粟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又^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惋佛老氏法，饋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耻，止^上怒天下^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在^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遁，無功，固^國涸將疑，眾懼怙怙，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

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濤反，圖^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眾慄縮。先生勇行，元禎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眾責之，賊慙，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遷^遷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獻齒，悻臣之銜，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食

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
皆醉義志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君
范陽盧氏歸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
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耶痼此
四方惟聖有文垂微戚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曠義滂仁
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唵不
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蔡知之悲

廬陵香城寺碣

州城南偏寺曰香城基子乾夫姓翟名宣棄地為園開池

卷之五

引泉日以昌大登聞于天再勅寺人豐護群魚長史承輯
締構綿連殿堂峙起裴高實然洪收路公平起之年奏移
古額始為寺焉厥後悠久僧志不專風消雨淋蛟漏崔穿
丹白侵剝階甍頓遷朽樹枯隄涸鮒稔鴛迄于克和翔歷
三傳刺史維崔嗣績於前於是遠公奉命始旃歲年荒歉
功加不延鄭牧來茲脩架是先經之營之門房洞褰到庫
豐厨危危掀掀鄭君既移誰續其編昊師作主亘公來禪
大飾菑象益崇榱椽百祀來勝江山助妍宜序于銘以刻
于堅既字既刻光流億年

護國寺威師碣

師諱丞承威姓劉氏河南洛陽人也幼而靜足定病天下無古
今無賢愚大馳於勢利沒死而無悔掀然逸發不懼過正
之譏遂以弱年奮而獨知從照師問佛法次從光師受僧
律竟依同學廣師証師講集其傳天寶八載始如勅度居
東都敬受寺十三載詔置護國寺於何陰御題雖挂一簣
未覆蒼然古原架構無時於是長千僧百貫賈相聚謀曰將成
大功實資衆力若非盛名豐富孰能議而建之乃相與設反
金翠雲纓花香之飾迎請吾師以至德丁酉歲來爰止師
以為造作土木為尤滋久就危山無人之境闢蒿菜不由田
之地比之妨閭害穀不猶愈乎鏹其榛岬才容足處周鄭

士庶翕然依之多方誘掖隨機道達折夸者之鋒散執者
之迷曉愚者之黑清貪者之滯勢聲益張走集茲遐靡然
而財贍雅然而院列軒房互映畚像增設目前千里足下
萬井方肆而大之使後不能加大曆五年正月五日無疾
而歿其三月塔成以痊厥後思恩加院額僧經寺事千蕩波
起萬金惟聚孰不感嘆檠栽於成合抱色九流源於濫觴推
功歸美我則無愧門弟子如岳等以歲時益深流輩向盡
懼成蕪滅汝後人不知乃磨好石託記我銘曰
士不拘教矯俗惡人警言人獨出掀攣縛言能適其靜既曉
高言非約非華結架牢言厥後因之大而肆言門人泣落

紀成事考

祭柳子厚文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
 瑞錦吹迴虫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閱班品青衿縉紳
 屬目歛衽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鐘
 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群議悠悠積稔
 竟奄荒瘴遂絕霸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
 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於視咨嗟歸葬秦原
 即路江臯聲容蔑然於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
 誠辭以佐蓋醪尚饗

佷石銘

錢云此一作北

佷石蒼蒼驪山之傍鏡朴礧癥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
 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礙於坎若有憑依
 屹住中達淫刑斃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佷名之自昔
 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
 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雖竊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故而
 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搃奇力瘁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草菅
 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棘挺溪荆指麾
 嶮澗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童蓬顆無依
 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於

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
刻訓詞俛石炯戒千春

讓風

昨以南昌迄于建康康悠口三千厥路何長值子之善喜逢時
之祥高桅引帆月抱虹張縱飛挾箭疾激無妨嘆僕失天謳愉失
懷戴難忘今由建康抵于我家終朝之程百里之餘翻然
怒號格在灘沙汹汹湍波蛟螭磨牙胡力甚易為竟思哀
若曰昨非相思恩今非拒戾余本無心於自亦君爾而不可尋則
下當廟食於天子名書於太史既依巫祝乃方姓氏拔木
周郊亂軍睢水胡有知無知之一彼一此能動天地其唯

精誠日回魯戈霜擊於繫燕廷自我淹留凡幾晦明咫尺燕越趙
心如懸旌曾不余感孰稱人靈亦爾之好正直今我與尔同
好尔之道聰明我又與尔同道自宜響應丕俟昭報

孫可之得文章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
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
退之斯文自有真信非同似以子之冥行拍肩
以剽耳劇目為能事也是集余得閣本重
錄復勘對一區庚子九月十五燈下錢曾遵

王識

皇甫持正文集卷第六

皇甫持正集補遺

陶母碑

陶侃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材散俗
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於偉
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於用不欲子卻客俄而車蓋
載止餼饋並竭苟失其人將子不進計畫始成確然獨斷
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黠髮雲散怡然無咨嗟
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
其母激忿填膺寸晷是學不迫於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
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

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
獨明當時為人之父為人之母親斯行聞斯舉得不懈厲
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
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也哉銘曰
髮也者為養之具賓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
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齊英

見輟
耕錄

